

浓浓上海闲话 唯有新民晚报

沪语讲堂

普通话“我的妈妈”里的“的”，“小心地做”里的“地”，是从古汉语指示词“底”虚化而来的，吴语中的上述用法其虚化的途径是另外一条，是从古汉语指示词（再早用做量词）的“个”虚化而来的，语言学家有专门的论述，论文很长，在此不便转述。但这是语言学界的共识，现在中外语言学学者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主编的最有权威的《方言》杂志上的研究论文，吴语都用“个”字。这里再举两个文献上的例句说明：“湿时节好像海蜇个风味，干时节像荷叶个蓝班。”（明末冯梦龙《山歌》）“徐老爷个魂灵也拨俚叫仔去哉。”（《海上花列传》第5回）“侬等一等，我去叫落脱票子个人来，大家当面白话。”（1908年土山湾法国传教士上海话《土话指南》）“帮个人”、“我个书”中的“个”读音一致，上海老派音读【ghek】，也有的人读音进一步虚化，声母失落，读为【hhek】。

是「个」不是「格」、「额」

上海话正字谈之一

文 / 钱乃荣

“格”这个字的上海话读音为【gak】，如“方格子【fanggakzy】”一声母不是浊音，二其韵母也与【ek】不同。方言的虚词如果没有明确的字来书写，就必须用本方言中的同音字来代写。“格”只能代写读清音声母的老苏州话（但现在《苏州方言词典》和研究论文中也早已勿用“格”了，因为与现今苏州话的读音也不同），却不能用来代写上海话。有人可能看惯了明清时代的苏州话文献，还有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滑稽受苏州话影响很大，就一直沿用“格”字来误写上海话了。

由于有些年轻人习惯于用普通话输入法去打上海话，他们更熟悉普通话读音，往往把普通话音与上海音相混，于是用普通话读音的“额e”或“呢e”来代写上海话中读浊音入声语音的“个【hhek】”了，只要看注的音，就可明白上海话不是读那个【e】音的。“额”在上海话中读【ngak】，“呢”在上海话中读【ngek】，跟上海话“个”并不同音，不能用另一个音系的读音来注写上海话字的音，否则看上海话文章的人就会读错音。何况汉字是历史悠久的表义表语素的文字，不是表音文字，各方言中的字绝大多数表义又是与古汉语一脉相承的，所以随便写“额、呢”也是不对的。

点击新民网学讲上海话

想想学上海话?请登录新民网上海闲话专题 (<http://shxh.xinmin.cn/>)。本版各栏目文章可点击播放有声沪语,请大家一起感受上海闲话。



麟康画

穿睡衣个女人

文 / 马尚龙

假使讲上海女人有一百个优雅值得称颂，假使讲上海女人有一百个妩媚值得嫉妒，葛末上海女人至少有一个缺点，至少有一个勿能忍受个低俗，足以减去九十九个优雅，减去九十九个妩媚，帮个就是上海女人穿了睡衣满街跑，只要是拉拉夏天，甚至也包括晚春搭初秋，送个一身上下个睡衣就是上海女人个标准服装了：白底子、酱红或者宝蓝或者土黄个小花，袖口搭下摆镶了一圈深色个滚边，上衣有袋，裤子也有插袋，考究个做工绝勿是自家缝纫机踏出来个。

虽然并非是每个上海女人齐穿睡衣上马路，并且还是有交关上海女人就极其看勿惯穿了睡衣上马路个上海女人，但是这笔账就算拉拉上海女人头浪了，成为上海女人个一个话题。市井文化有市井文化个肤浅道理，睡衣也是送能个。其实对睡衣女人个议论，侬侬没弄清楚为啥穿睡衣上马路，伊拉夜到头睡觉穿个睡衣，是简单个汗衫短裤，考究个睡衣伊拉是勿舍得睡觉穿个；伊拉认为上街个睡衣勿是睡衣。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伊拉个讲法，伊拉白天穿睡衣个辰光，里向是戴胸罩穿内裤个，夜到睡觉辰光穿个睡衣短裤里向是真空个。按照某一位爱穿睡衣上街个女人个讲法，衣裳里向戴胸罩穿内裤个，就勿是睡衣。好像也有道理？

伊拉居住空间极其狭小，夏天介

里伊拉从房间到厨房再到卫生间勿晓得要走多少趟，勿像独门独户个主妇，甚至可以做裸体家务。她们既没帮个福气，当然要有一套可以走来走去个还可以做家务个衣裳。伊拉觉得睡衣还算是蛮大方的，该遮牢个部位全部遮牢了，还邪气宽松风凉，拉拉充斥着男男女女邻居个公用场所，也老自然个。睡衣居然上下有衣袋。要晓得夏天女人上街最烦个是啥？是一身上下既没一个袋袋，而睡衣个衣袋恰恰又促使了女人穿了伊上马路，一边袋袋里放点小钞票麻头分，一边袋袋里塞只马甲袋，去菜场就方便了。就是拉拉屋里，睡衣个袋袋也有实际用场，比方讲摆一只一次性打火机到厨房间点煤气用，比如讲携一串钥匙回房间个辰光用，比如讲携几张手纸去公用卫生间就急。既没住过公用住房个，根本勿晓得送些鸡零狗碎个重要性。对于伊拉来讲，睡衣就是白天居家生活做家务个工作服，两套睡衣调上调下，每日洗一把，用衣架晾得服服帖帖；穿上身浪还真蛮好看个。如果有人跟伊拉讲睡衣勿文明，伊拉会反唇相讥：侬帮帮忙，我穿了介许多衣裳还勿文明啊？难道还是穿吊带衫文明？存在决定意识，拉拉啥个辰光侬是一个个。

弄堂茄山河

咖啡馆(二)

——红旗下仅存个小资风光之一

文 / 程乃珊

沪读码头

因为非洲是咖啡个出产地，解放后亚非拉是中国最好个朋友，所以虽然咖啡一直是作为资产阶级咖啡敞开供应，而且仍有国营咖啡馆陆续开出来，如南京西路铜仁路转弯角浪向个“上海咖啡馆”，南京西路西康路转弯角浪个“海鸥”、南京西路黄陂路转弯角个“海燕”……上海毕竟是上海，拉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风如此结棍之下，帮些国营咖啡馆仍恪守着咖啡业个游戏规则，窗明几净，优雅安静，台子浪铺了洁白个桌布，还插了一小瓶鲜花。勿像当时个有种饭店乱哄哄，台面浪油腻腻，还飘拉海一股揩布臭味。

印象最深个是上海咖啡馆。伊是作为公私合营后由上海咖啡厂门市开出来个。上海咖啡厂原名CPC咖啡厂，拉老上海也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一家咖啡豆加工厂。从前辰光，一罐听头个CPC咖啡属于邪气体面个礼物。一般侬是女婿孝敬丈人屋里个首选。至今记得，踏进上海咖啡馆，迎面一只大鱼缸，养满了热带鱼。顺拉螺旋形楼梯上去，楼浪雅座更显幽清。虽然既没背景音乐，仍足以过滤脱当时一些强硬个、令人勿安个时代背景。难怪勿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结束初期，上咖始终是一些老资产、老小开最欢喜帮个咖啡馆。讲起来其实拉拉文革后期，上咖已经勿露声色个恢复经营咖啡西点了。伊个鲜奶蛋糕当时卖三角五分一块，是的的刮刮个鲜奶油。红宝石个老板亲口讲过，伊拉烘焙红宝石鲜奶小方个参考标志，就是上咖个鲜奶蛋糕。

文革结束后，上海滩第一批想钓金龟个小姑娘，侬欢喜帮上咖。帮个辰光大部分上海人还比较拮据，能拉上咖出入个男士，拉拉当

时自然算有点力把。传说有位风流老小开，开了当时十分稀奇个日本摩托车，专门拉拉帮挑小姑娘，碰着中意个，就拿左手袖子管一擦，只看手臂把浪，一溜七八只雷达表，让小姑娘随便拣一只，帮个辰光，既没商品房，也没有LV之类，老小开个几十万一时头浪还真既没地方出笼！慢慢叫，买卖外汇券、倒买外汇烟个，侬拿目光牢牢上咖，上咖开始名声一落千丈，乌烟瘴气，乃未只好关脱了。

即使拉拉困难时期，上海市面浪仍有咖啡供应。为了刺激咖啡个销售，国家政策规定，每听咖啡奉送两张糖票（约半斤），凡堂吃咖啡一杯，另外奉送方糖两块。从上世纪6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咖啡豆个价格一直是玫角捌分一两。帮辰光我晓得上海只有两家大型食品公司，一家是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个泰昌（现中信泰富），还有一家是在淮海中路陕西南路转弯角个万兴，有轧咖啡豆个机器。机器一转，整个店堂侬飘香。帮两台老爷轧咖啡豆个机器勿晓得现在还完好个？否则倒也是上海咖啡文化个一个见证。

还有就是上海人介绍朋友，但凡上点档次的，一定会约拉咖啡馆，老少会约吃小笼馒头小馄饨个，因为咖啡馆三个字拉上海，始终代表了一种层次。特别男方，哪怕从来既没进过咖啡馆，也得硬着头皮去开一趟洋荤，否则显得太土了！

曾经梦想开一家咖啡馆。上世纪80年代先生家落实政策归回了愚园路张爱玲故居对面的带个小花园的三层小楼，我天生爱朋友，爱听故事，爱美食……开家咖啡馆，名字都想好了叫“蓝屋咖啡馆”，可惜屋里向人一片反对。

咖啡馆开勿成，只好拉拉屋里过瘾。反正我侬以一杯香浓咖啡开始迎接新个一天！

沪语歌谣

提供 / 侯宝良

(二)
过去买肉看“壮”【肥】，
现在吃肉怕胖。
过去物事要“囤”【藏】，
现在欢喜时尚。
只要身体健康，
样样侬会“着港”【得到】。

(一)
过年要讲恭喜，
做人讲究贡献。
恭喜只讨口彩，
贡献才是财产。

沪语趣谈

上海闲话个异读

文 / 王均照

大家侬晓得，有眼字辣上海闲话当中因为文读、白读个关系，有得两种读音。不过，也有眼字有得几种读音，搭文读、白读勿搭界。比方“阿”字，辣上海方言当中用辣亲属称谓个前面，但是有三个读音：勒海“阿太”、“阿奶”、“阿爹”、“阿伯”、“阿妈”、“阿哥”、“阿姐”、“阿弟”、“阿妹”、“阿嫂”、“阿侄”等称呼中，“阿”是一种读音（入声）；辣海“阿爷”（祖父）、“阿娘”（祖母）送两个称呼中，是另外一种读音（也是入声）；而辣海“阿姆”（母亲）、“阿姨”、“阿叔”等称呼中，是第

三种读音（非入声）。勿同个读音还有区分语义个作用，比方“阿婆”送个称呼，假使“阿”是第一种读音，是老婆称老公个娘；假使是第三种读音，就是泛称老年妇女了。再比方“阿舅”送个称呼，假使是第一种读音，是老婆称老公个兄弟（上海人也叫“舅老爷”）；假使是第三种读音，就是外甥叫舅舅了。送三种读音当中，第一种读音用得最广泛，比方“阿大”、“阿王”、“阿囤”、“阿乡”、“阿蹠”（瘸子）、“阿飞”、“阿乌”、“阿憨”、“阿木林”、“阿屈死”、“阿胡子”、“阿福果”、“阿

胡卵”、“阿猫阿狗”、“阿拉”、“阿末”等当中个“阿”，侬是第一种读音。“阿嗒哇”当中个“阿”是第二种读音，“阿嗒一口”当中个“阿”则是第三种读音。还有一个“老”字，辣海一般情况下头侬读“牢”，但是“老兄”（含贬义）个“老”有辰光读“捞”，而且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老师”个“老”也读成“捞”了。“波”辣海上海闲话里一般勿读入声，但是辣“宁波”送个地名里读成入声（音同“北”）。究竟为啥要异读，讲勿出道理，我看只能讲是约定俗成了。

AM1197
FM97.2

听“阿富根”讲“上海闲话”

每个礼拜四上半日10点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AM1197/FM97.2播出个上海话节目《谈天说地阿富根》，将用上海话播读今朝“上海闲话”版面刊登个各栏目文章，敬请收听。